

人与自然

# 种下一粒花生

◆ 曹春雷

一场春雨过后，田野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就连东风也不欠了，只等种子入住。这时的田野，是最仁慈的房东，而种子呢，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租客。我在春雨后回到乡下，只不过是和母亲充当一次中介，让田野和种子适时完成它们的契约。

而母亲不仅是当中介，她那种审慎的态度，更像是嫁女。当我们来到自家地里时，母亲蹲下身，挖起一把泥土，用手指轻轻捻，放在鼻边细细闻，她是在确定墒情，看看种子是否适合入住，最后，母亲的检验有了好的结果，她手一挥：种！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粒种子在春天种下，秋天会携家带口归来。母亲和我现在做的，就是要把一粒种子嫁给大地。

我们开始了劳作。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合格的劳动者，因为太容易分心。天上有“亚篮子”在叫，实在是婉转动听，我停下手里的活，仰头望，但看不见。这种鸟，小时我曾在田间见过，头上“戴冠”，有王者风度，从百度上查，似乎是百灵鸟。

让我分心的，还有那些野草野花。此刻的田野，“生长”是唯一的主题。如果我这时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去，不一会儿，很可能屁股就觉得刺挠，站起来低头一看，就能发现，一株刚破土的草芽，正以冲天的姿态向我抗议——阻碍它生长了。放眼望去，一簇簇绿，一片片绿，郁郁葱葱。这绿，诱人，如果盯住一片绿看得久了，就感觉这绿能顺着目光，流到心里来。

母亲对我的走神并不在意，我小时跟着她到田野来劳作，也是这样，如果把这算作是一份作业的话，我永远也不及格。我总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长大后，我穿着皮鞋在城市东奔西跑，母亲自己守着这片土地，春耕秋收。她已经习惯了自给自足。她认为这是她的考场，而我的考场，在城市。如果我在母亲的考场上，监考并给她打分的活，以百分计，我要给她打一百二十分，那多出的二十，是对态度的奖励。

母亲划开大地的皮肤，将一粒粒花生小心投放进去，然后掩埋。她始终以躬身的姿势，与大地虔诚对话。我似乎听见她说，大地啊，我将花生托付给你了，请你好好照顾。

母亲笃定认为，大地是有耳的。以前，在秋天，我同母亲到田地收割庄稼时，先在地头站一会儿，我有时会预测一下说，这庄稼啊，能打多少斤。母亲这时会瞥我一眼：瞎说，要打得更多呢——在“更多”俩字上，她加重语气。她大概认为，这片土地听了我的话，会对自己得不到正确的评价生气。我直着身子投下花生，花生总是不听我的话，跑到沟外去。母亲就会对我说，你稍微弯下腰。她是在责怪我对大地不够敬重。好吧，那我就以鞠躬的姿势，俯向大地。

当花生们都完成入住后，我和母亲站在地头，审视我们的劳动成果。母亲微笑着，我知道，她一定是说，花生啊，你们睡吧睡吧，秋天我来接你们回家。而我，只想对这片大地和大地拥抱的所有种子祝福：泰安！

## 灯下漫笔

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这一墙蔷薇的枝叶显得格外碧翠。花蕊间、花瓣尖的露珠，晶莹发亮。光彩和香泽交融着静静挥洒，馥郁浓厚的香味氤氲四邻八舍。

这墙，立于我家院门东侧，高两米余。它一端起于我家大门东，一端止于堂兄的北屋西墙根。那年，老家新居落成，房屋后是一片空地，家人将其开辟成菜园，适时种植大葱、辣椒、茄子、南瓜、萝卜等蔬菜。大门东距堂兄家还有20多米，泥瓦匠们除靠紧大门东留有一个小门方便出入菜园外，就用砖块将其垒砌了一道墙。几年后的今天，成就了亮相于眼前的一墙枝手一挥：种！

是年春，我从外地回老家访亲，美化短墙的念头再次萌生。春季，是移栽植物的大好时节，不容错过。可在短墙根处栽些什么好呢？邻居建议种蔷薇。

老实说，对于蔷薇，我并不陌生，

# 一墙蔷薇满院香

◆ 刘传俊

因曾与其交过手，印象颇深。那是在高中读书时，一个春季的周六下午，我从学校返回相距十多里地的家中。途经一村庄，见一农户墙根处栽种着花香四溢的蔷薇，生机盎然而又俏丽灵动，给路人带来了唯美的享受，给缺少色彩的岁月增加了少有的亮光。于是，我就动了“移栽”之心。窥探周围无人，便用瓦片将其根部的刺刮掉，使出浑身解数拔出三两株，带回家栽种在了老宅南边的菜园边沿……满心盼望它有朝一日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奇。但因疏于管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蔷薇虽没成活，但我却多了一个念想，多了一种期盼。念想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眠不灭，期盼在我生活岁月的河流里曾激起几朵浪花。我对蔷薇有某种微妙的情痴爱，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相隔多年，有缘重提栽种蔷薇之事，既出乎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一昔日同窗热情有加，骑上电动车，掂一把铁锹，带上我从村东溪流的小桥上驶过，来到一块花园外。哦，花园四周生长着茂盛的蔷薇，绿色屏障似的。蔷薇根部不远处，小棵苗一一可见。说明来意，经园丁允

诺，我们刨了十几株小蔷薇苗带回家栽种、浇水、封土。成活与否，随它去吧，因我不几日还要离家到远方生活。没有人打理，只好让其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了。

寒暑变换。几年后的这个季节，当我再次站在这段短墙前，那时栽种的蔷薇竟成结队赶超似的飞来，上下翻飞于花团锦簇间。望着忙忙碌碌嗡嗡唱着心中歌儿的一只只小蜜蜂，我忽然想到，这些勤劳的小蜜蜂知不知道自己的辛勤劳动，正在酿造农家甜蜜的未来呢？蝴蝶也三三两两地飞舞于花枝中，亲吻着花蕊，破解着花语。朵朵小花儿，似张张无忧无虑的脸庞在朝我微笑。是笑我陶醉痴迷，还是笑我耽溺多情……蔷薇这一佳花名卉，喜光耐寒，枝条上的刺儿时刻提醒人们要和它保持距离。因此，这一墙蔷薇，不

受外界任何干扰而长势旺盛，花朵也开得热烈而奔放。其后得知，我栽种下蔷薇苗离家后，多亏邻里隔三岔五前来浇水、施肥，予以精心关照，才使得蔷薇苗生根发芽，乃至慢慢繁衍成这人见人爱的一墙蔷薇了。有几枝藤蔓还攀爬到了我家正院大门的上方，枝条撩拨着春天的魅力。几朵含苞待放、半开半露的蔷薇花，好像簪插在从春风小巷中婉约走来的妙龄姑娘发髻上的头饰，展示着颇富天然情调的妖娆，让人心情明媚。

故里风物最知己，草木有情慰平生。有人说盛开的蔷薇是对于爱情的憧憬。然而，爱情并不只是一个美丽的梦。繁花总有凋谢之日，但心中的最爱却没有凋零之时。蔷薇是恋的起始，爱的誓约。我爱蔷薇，正像我爱助长这一墙蔷薇花的左右邻居一样，爱每一个为我点亮心灯的人。他们给予的爱，无论是一个自然的手势，一个善意的眼神，一抹淡淡的微笑，还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次轻轻的握手，一杯清清的茶水，都拥有坚定信心改变我的无穷力量，我都视为珍宝，藏于心中，永不忘怀。

思绪云飘九霄欲逐飞  
天马行踪浪遏四海漫遊起  
高台州密次自勒  
己亦夏並並

行书对联(书法) 尚洪涛

## 诗路放歌

### 谢瑞阶故居(外一首)

◆ 韩明欣

万古邱岭脚下  
百里洛河拐弯处  
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村庄  
像岭上藤影的摇曳一样羞涩  
像风中海燕的轻啼一样低调

这是怎样的一处名人故居  
只剩那枝枝遮掩的半扇院门  
只剩那风雨飘摇的两孔土窑

唯有你上学走过的小路  
仿佛在默默铺展着什么  
几位乡亲的热情解说  
填补着寻游者难得的慰藉

俄而向北登上岭顶  
一幅画卷扑入眼帘  
这不就是你的大作吗  
——大河上下 浩浩汤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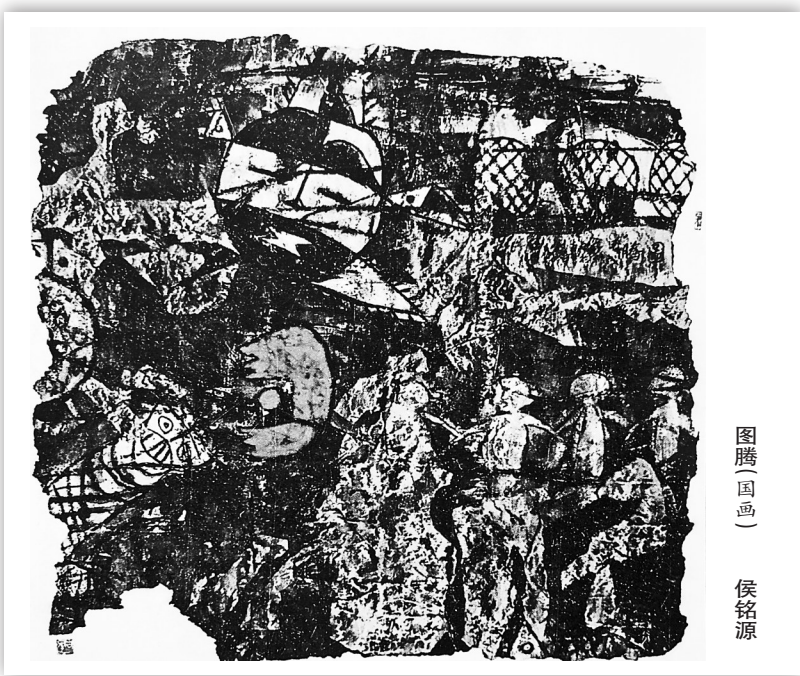
耳边飘来雄浑的歌唱  
岭上的花草顿然明艳  
壮美的河山处处是家  
小小的焦湾  
依然让人眷恋

### 常香玉故里

董沟 南河渡 河洛镇  
无论区划名称怎么变化  
只须提你的芳名便一路通达

一眼古井 两棵黑槐 四孔窑洞  
无论多么狭窄 简陋  
想起你顿觉舞台如画 掌声雷动

何须再问“你家在哪里”  
就在这椿树下  
就在这土坡旁  
就在这山头  
就在这黄河边  
这片厚重神奇的土地  
让多少寻游者眼眶湿润



图腾国画

侯铭源

## 聊斋闲品

### 何处不是水云间

◆ 耿艳菊

即使不出门，也到处是花开的消息。迎春花、油菜花、桃花、杏花……在朋友圈公众号各样空间平台里热闹地盛开着，也许关山万重，也许素不相识，却会在某一个时刻为同一朵花的明媚而心底柔软，为之展露笑容。

自然界的盛世在网络时代看似缺乏仪式感，亦有它的好处，看着那些精心拍摄的花朵图片，总让人眼前明亮，觉得人人都有一段赤子之心，对美好的事物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居住的楼层后原是热闹的市井，几年前规划，搬的搬，拆的拆，如今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几处破旧的平房还住着人家。家里的客厅窗户正对着这片荒草地。北方的春天性子慢，磨磨蹭蹭的，那片荒草地一直是又荒凉又寂寞。常常站在窗前，遥望远处，景

象荒寂，内心里也不免荒寒无依。

花开的消息一到就不一样了，外面的景象依旧，想着那些花开的声音，就像是听到了春天咯咯的笑声，心里似有和风吹过，春阳明媚，春花渐胜，仿佛有红，无边光景。春光东流的惆怅，外界的纷扰，都抛开了。信誓旦旦地不要明天，就从此刻，换一个新境界，洒扫除尘，看繁花静铺开。

早上吃过饭无事，站在窗前喝茶，杂草丛生的荒地，几处破旧的平房竟看到荒地一家平房的墙根处隐隐约约有一丛绿里点缀着几许明黄，有点吃惊。想到昨晚看到的一首诗：“流水小桥江路景，疏篱矮屋野人家。田园空阔无桃李，一段春光属菜花。”眼前的光

## 新书架

### 《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稻盛和夫谈育儿哲学

◆ 李汶璟

在人的的一生中，什么最重要？这个问题不仅孩子会追问，成年人也常常陷入深思。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在其给孩子的新作《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里明确提到：“培育美丽的心灵最重要。”他还进一步解释了“一个人的心灵为什么重要呢？这是因为心灵就像人的画板，画出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结果。”

在本书中，作者用27张漫画故事、33张精美插图娓娓道来其简单、质朴的人生哲学，让读者不仅领悟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更学到一整套完整而实用的育儿哲学。据了解，《培育孩子的美好心灵》在日本

出版后，很快就雄踞日本亚马逊“儿童向社会学习”第一名。

现在的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将“行为矫正”及“心理分析”奉为圭臬，因此在教养过程中，充满紧张与挫折。但在稻盛和夫看来，养孩子远不止是对孩子外在行为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心灵的成长。可以说，这本书不仅孩子能读，还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在书中，稻盛和夫告诉家长和孩子，养成积极的思维方式、常怀利他心、懂得感恩、做事全力以赴、拥有“火一般的热情”……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品德，却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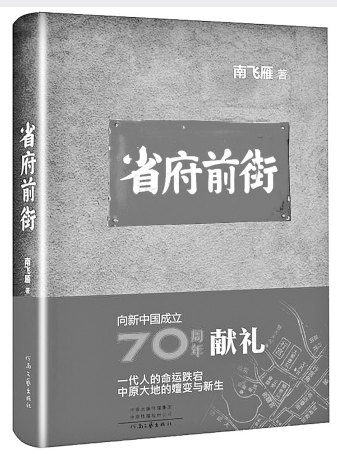
久，花苞苞又变成了白蝴蝶，成千上万只的白蝴蝶卧在枝上，风一来，翩翩欲飞，美得人瞪大了眼睛。

翻笔记时，看到了曾记下的汪曾祺一段话：“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月亮做的梨花瓣多么轻盈明澈，脑海里又涌现出梨花的形象。那片梨园印象里最深，还是少年时，梨园在学校的西面，春天，文艺范的语文老师早晨喜欢带我们去梨园那边跑步，其实借着跑步的名义去看梨花。

又看到《桃花赋》中写道：“其花可以畅君之心目，其实可以充君之口腹。”“我将修花品，以此花为第一。”桃花是春天里最多的，也是最富有生活气息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往年这个时候，最不喜欢出门的我也总要出去走走，看几场花开。“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这个春天，静下来想想花事，也算不负韶光了。

## 连载



稀疏下来。有汉奸扯着嗓子吆喝，让伤兵们投降，回应的是一番叫骂。再过一阵，几声手雷炸响，接着便再无枪声了。

直到天黑入定，冯氏和奕奕才放给海出去。其间鬼子来砸过门，汉奸虚张声势喊了一阵，三人躲在屋里，靠墙席地而坐，奕奕拿着掌心雷，给海拿着马牌子和南部九四，只等鬼子进来就舍命拼了。冯氏寻了半天，觅到一把剪刀，拿块砖石磨了又磨，揣在怀里，说要扎死一个鬼子再自尽，想了想，又说怕打不过鬼子，还是拜托给海和奕奕多打死一个，替她先抵了命。奕奕嫌自己的子弹太少，缠着给海要那把南部九四，被他断然拒绝，气得半天不语。说来也怪，鬼子伪军砸了一阵子门，见无人响应，居然就离开了，也不进院搜查。给海琢磨好半天，分析说是鬼子人少，已经折了一队人马，无心再自找麻烦。讲到这里，给海不由精神一振，说来看鬼子是不打算久待了，若是长期驻守，怎会放过任何可疑之处呢？冯氏和奕奕虽不太懂，但闻之也有欣然之情。夜至戌末亥初，四面再听不见任何动静，正是打半昏、月半明。三人收好枪

给海扶着冯氏坐下，帮她捡起碰在地上的碗，剩下的小半碗面粉流了一地，冯氏浑然不顾，兀自抓着他。给海轻声一咳，冯氏算是明白过来，失神地缓缓松手，道：“见笑了，赵长官。”给海道：“夫人也不必心焦。在下有一言，还望转告沈行长。待抗日成功、内战未起时，沈行长最好急流勇退，举家迁到国外，即便不愿出洋，去香港也是好的，不管两党打成什么样子，香港总归是法外之地，有什么前情原罪的，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上策。”顿了顿，又道：“若沈行长自觉一时无法脱身，不妨索性写个报告，呈给省府主席，将来龙去脉做一澄清，甘愿接受调查甄别。请夫人放心，抗战之后势必贼乱，且战后正是用人之际，沈行长又无大错，再舍些钱财，可保无虞。只是千万不可再有侥幸。一个姓贾的就折腾成这样，一群狼闻着腥过来，可怎么得了？”

给海言辞恳切，说得又丝丝在理，即便是冯氏这样不问世事的贵妇，也听得清轻重缓急，当即便点头道：“你说的全对。等我回到洛阳，一字不漏都会讲给老爷的。”

冯氏刚才情急之际，眼里星光点

点，绽的都是泪花，这时才意识到忘情，忙顾向他处，悄悄拭去了。这本也是常见之态，在给海看来，却是别有一低头的风韵，便笑道：“我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好了，不过我的几个煎饼，看来都祭了土地奶奶——”

冯氏见他说得调皮，刚要回他一句，却冷不丁传来一阵枪响，接着是急促的对射。冯氏和给海都是勃然色变。枪声是从胡同口传来的，正是牛少校和伤兵们藏身之地，大清早的就有枪声，不用想，是鬼子伪军的搜捕队到了。冯氏猛地叫起来：“小姐！奕奕！”外边却无人答应。给海道：“糟糕，难道小姐去了他们那里？”

冯氏脸色苍白惨淡，不顾一切地冲出灶房，直奔院门而去。给海摸出腰间的马牌枪，一边跟上一边打开保险，又探了探兜里，两个备用弹匣硬硬的还在。冯氏已经来到门口，正待出门，给海死死拉住，拽她回来，低声说：“别添乱，有我。”冯氏急道：“小姐不在家，肯定就在那里！”给海示意她别作声，轻手轻脚开门，探身出去。门外便是巷子，巷口果然站了三个日伪军，正举枪朝里射击。给海略一定神，朝冯氏

看了一眼，也不吭声，即刻推门出去，冯氏慌慌张张伏在门口张望。但见给海两手高举，叽里呱啦说了几句日语，枪声稍停，给海走上前去，蓦地掏枪便射，鬼子伪军猝不及防，当场被撂倒两个，剩下的要逃，也被给海击毙。奕奕提枪出来，刚想跟给海说什么，冯氏早跑过来，一把抓住她，扭头就朝贾宅那里跑去。奕奕挣也挣不脱，只得随她跑，却又回头望着给海，眼里都是话。冯氏在前，奕奕在后，像是拖着叶在沉没的小舟。

给海进院，院子里外倒着七八具尸体，多半是鬼子伪军，国军伤兵也有牺牲的。牛少校却不在，一早出门取药了。给海心知鬼子顷刻就到，不敢再拖延，让他们赶紧到贾宅，先躲起来再说。不料伤兵们都摇头，异口同声说牛少校临走时交代了，若是不幸碰到鬼子搜捕，战死也要，逃脱也要，不可牵连赵长官。伤兵里两个重伤的，只剩一口气了，看样子熬不过今天，也挣扎着让轻伤的先走，他们自会跟鬼子拼命了断。给海急得一头火星星，伤兵们二话不说，拥着他出门，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远处卡车上已经近